

淘旧书,看到一册四十年前出版的《杨宝森唱腔选》,如见故人。抽出来翻了好一会儿,这本书是同济大学许锦文教授编写的,当年是我学习京剧刷派老生唱段的“工具书”。目光停留在序言,这是陈从周先生于1980年2月撰写的,还收进了他的散文集《书带集》中。序文不长,只占两个页码,但文末“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的话,那末戏剧又何尝不是流动的建筑呢”,实在是绝妙的比喻。

数日后读到江妙春兄的朋友圈,才知道了这篇序文是如何诞生的。许锦文老师在2019年发给妙春兄的一条短信中写道:

肺小结节宜静观其变

小结节通常是指身体表面可见或可触及的隆起,多数民众发现身体表面有个把小结节时,若是不痛、不痒,亦多知“看看再说”,一般并不引起恐慌。近数十年医学诊断技术发展,超声、CT、磁共振、派特CT等依所发现之异常影像、协助医师判断疾病之性质,故称“影像医学”。由于器械之日益精细,发现异常影像之能力大增,甚至小至毫米之异常状况亦能发现。

影像医学诊断疾病依靠的是所发现异常影像的特征,以肺部CT检查发现之病变为例:若所见为片状云雾状影、多提示为炎症,若为边界清晰的致密阴影,可能为纤维化或钙化的陈旧性病灶,若阴影为球形并其外周不光整或有毛刺状者则或可能为肺癌等等。不过如像“外周不光整或有毛刺状”之类的特征亦需要有一个形成的过程,并非一旦出现即有此特征,所以直径几毫米的异常影像常不足以辨其性质的特征。在肺里或是在甲状腺、乳腺等组织中X线或超声波发现了与周围正常组织结构不同的小块结构,犹如在皮肤表面肉眼可见的结节,于是检查的医师便报告发现了“结节”,有时这种结节透过X线的能力介于能透与不能透之间,类似于普通光线之透过磨玻璃之状,放射科医生则称之为“磨玻璃样结节”。所以结节并非疾病的名称,只是描述形状的一个名词罢了。

影像医学检查的结果本也只是供内外各科医师参考,由医师依据患者之症状、体征、化验检查等的结果综合考虑做出诊断。但如今发现有这些结节的人并无任何症状、体征,也无化验检查的异常,故各科医师也无法做出诊断。于是只好“随访”,即是要定期复查。医学诊断技术的进展给诊断的本身带来了难题。近年这一难题频频出现,由于涉及肿瘤问题,常使人惴惴不安,于是坚决要求手术切除者有之,想方设法寻求药物治疗者有之。

对于肿瘤性疾病,早诊、早治确实是应该努力追求之目标。但是需知此等小结节并非即是肿瘤,而且绝大多数也不会发展为肿瘤,甚至大多数会在随访的过程中消失。据统计小于10毫米的肺小结节在2~3年的随访过程中约60%~70%终于不复存在,即或继续存在者,亦不见生长,更无变化,真正发展为肿瘤者不足5%。所以通常所说“肺小结节95%不是癌”,应该更准确地说是“肺小结节不是癌,95%也不会发展为癌”。肺小结节只是肺组织局部的变化,发展的结果大部分是自行消失,本无需手术切除,亦不需药物治疗,若声称有祖传秘方可治,当更属无稽之谈。

正确的做法是静观其变,关注它的发展和变化。静观其变者,一是“静”,静下心来随访观察,不必忙着治疗,因为本也无需治疗。二是“观”,观察它的变化,可依结节的大小定期复查,一般直径小于4毫米的微小小结节,每年复查一次,4~8毫米者半年复查一次,若大于8毫米或有任何可疑迹象者则每3个月复查一次,即或有变,亦可从容处置,当不致误。



森,可谈京剧梅兰芳唱腔,程砚秋以绵里针阴柔相抗,杨宝森唱腔亦如此!他听了终于答应,说试试看吧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第二天一早八点多钟有人敲门,这是大年初一,

陈从周力挺许锦文

杨柏伟
我门一开,原来是从周先生站在门口,双手抱拳拜年并随手递给我一张卷起来的纸,说:拿去!不能用就扔掉!这一情景太感人了!这篇掷地有声的美序,是他放弃年三十家人团聚时的写,第二天一早又爬了三层楼亲自送到晚辈家来!您说能不感动吗?恐怕世上找不出第二位这样的大师!”此后由陈从周牵线,俞平伯先生与许锦文真的结了一段翰墨缘。1983年11月,许锦文和郑大同、夏邦琦、徐寿星

孔明珠又出新书《读写光阴》,我是老早就知道的,没想到这样好看。她自己也认证,迄今为止“最满意的一本书”。从初识孔明珠到现在,已有十六七年。她的样子没什么大变化,在我眼里读读写写的身影也是熟悉的。有两年我们同坐一间办公室,



宋人句意图 (国画) 耿忠平

我家先生有个好朋友,名字叫国庆。他们是五十多年前一起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垦荒时的老战友。国庆是北京知青,在兵团的时候两个人曾经睡一张炕,一起驾驶当时最先进的“联合收割机”,又一起被评为农场“最佳拖拉机手”。上个世纪70年代末,国庆办理了“病退”回到原籍北京;离开农场时,他与恋爱多年的上海知青女朋友领了结婚证。他们结婚后分居多年,国庆好不容易才调到上海工作。忙碌碌的几十年一晃而过。今年国庆节前夕,先生邀请国庆夫妇到我们位于真如的新家玩,再一起聊聊家常。

“国庆节”一早,国庆夫妇就开车从他们在高桥的家出发,一会工夫就来到我家了。阳光下国庆夫妇精神十足,一点也看不出他们已年逾七十。他们带来了先生最喜欢喝的好酒和我最喜欢吃的大石榴与甜柚子,还有一大早国庆特意买来的热乎乎的高桥松饼呢。

等合作编写的《程砚秋唱腔集》完成后,陈从周不仅提供了自己的一幅画作为封面图案,还驰函北京请求俞平伯先生为之题签。俞老收到信后,立即行动。寄出题签时,俞老附信道:“昨续奉来教属为玉霜(即程砚秋)唱腔题签,道不可辞,况承淳命,惟心慵手软,勉作楷体,如儿涂印仿,恐不足为艺苑生色耳。即附奉览正。用否尽可随意。”俞老所言,过于自谦,他的楷书厚重沉稳,与陈从周简练清雅的小品相得益彰,这样的封面教人不能不喜欢。1986年这本书出版后,陈从周又写了一篇《〈程砚秋唱腔集〉读后》的书评,对此书仅印一千六百册“有些不解”,他呼吁“许锦文等同志整理这部书,是花了很大精力的,将程先生的全部主要戏记录

下来,可以传之后人演唱,这功劳是匪浅的,是一部戏剧史中占重要一页的文献记录,我希望这少量的一千六百本书,国内大图书馆、剧团,应该收藏”,而他自掏腰包,买了很多本赠送海外友人。

1987年,许锦文又编成了《马连良唱腔选》,再次向陈从周约序,这回老夫子无法说“写不来”了,因为他观马先生戏不少,“心仪其人久矣,四十年前相识于梅兰芳先生缀玉轩,小饮清谈,彬彬然有学者风”,认为马先生之表演“行云流水,舒卷自如,引人入胜,幻耶真耶,几不知其在演戏也,盖入神矣,天资学养两全其艺者”。此序极短,仅四百来字,然言简意赅,有晚明小品之遗韵。除了赐序,陈从周又画了一幅竹子作为封面图案。对于许锦文的支持,陈从周可谓不遗余力。

明珠写光阴

毛真好
然的吸引力。

孔明珠上世纪五十年代出身于书香世家,父亲孔另境是作家、编辑出版家,母亲毕业于新闻专科学校,一生在出版社工作,姑父则是茅盾先生。这本散文集,显然不是为了写而写,是她近三十年来(最早一篇是写于1995年的《金阁寺与〈金阁寺〉》一

近日整理上海苏州河沿岸的历史资料,又见到了“拿摩温”一词,故意问小辈是什么意思,得到的回答十分明确:“拿摩温”是英文Number One的谐音,意即首席或者第一号。其实,“拿摩温”是上海的“洋泾浜话”之一,最初源于译音。但在原意的“第一”之外,一度常见的用法是指欺压工人的工头。例如,在夏衍的名作《包身工》中就不止一次提到过“拿摩温”,“拿摩温”是指欺压工人的工头。

“拿摩温”曾经是20世纪初上海工厂中工头的别称。起初用于外资纱厂,指代表资方利益在现场管理工人的工头,以后华资纱厂也沿用“拿摩温”这个名称。旧中国的纱厂里,每个车间都有工头即“拿摩温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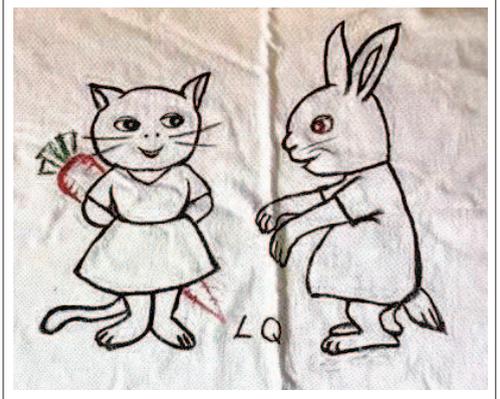
不能忘记“拿摩温”

汤啸天
是,买办或管理者雇佣工头,工头雇佣工人。对于普通被雇佣的工人来说,从农村来到上海人地生疏,大多依靠同乡或亲戚朋友找到“拿摩温”,才能得到雇佣。上海解放后,1951年结合民主改革运动,工厂民主产生生产小组长后,“拿摩温”被废除,此词才逐渐变得生疏。可以说,渗透在“拿摩温”这个词背后的是上海解放前工人所遭受的苦难。

与“国庆”一起过节

郑修宁
我问他们当时分居两地为何选择上海而不是北京? 嫂子说她喜欢在上海“过日脚”。还有,北方婆婆规矩蛮大的,怕她不了解上海媳妇的生活习惯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不过,嫂子说到北京婆婆对她这个上海媳妇的夸奖,还是一脸得意,说婆婆夸她能干,不但毛衣织的好,还会做一大桌好吃的菜。

国庆父亲原来是老干部,上世纪50年代后期受到不公正待遇,是他母亲一个人扛起所有家务。他们家有8个孩子,3个男孩,5个女孩;国庆说:母亲吃遍世上所有的苦,硬是把8个孩子培养成人。国庆还说:母亲没有文化不识字,可是肚里头的典故可多了。说到母亲的坚强,在送两个儿子去北大荒时,母亲在火车站没有流一滴眼泪,回家后,她一人用被子蒙住脸嚎哭不止。



猫兔同框

刘齐
翻老手机,见到一图。五年前参加一个活动,发了T恤,要求在上面画两个小动物,画什么呢? 合计一两秒,决定画兔子和猫。这两位都是我喜欢的十二生肖。今年重逢,刚好是兔年,我画的这只小兔好像知道自己轮值,虽然晚了几个月亮相,那也高兴。身旁小猫来都来了,也别闲着,陪着一起快活。脑中记忆一闪,干嘛陪着? 今年咱是兔年,邻国越南恰是猫年,猫兔同框,皆大欢喜。可是,可但是,那根美好的胡萝卜,本是小兔的心爱之物——四海公认,怎么就,怎么就跑到猫儿那里去了?

些随笔的总结,这些信手拈来的文字,刻在她的基因里,印在她的脑海里,她老实实在地读书,勤勤恳恳地写作,没有辜负漫长的光阴,用心将它们用笔记录下来,展在纸上,与君共读、共勉。这在《林少华的真、痴与书生气》一文中彰显得淋漓尽致。之前曾在“夜光杯”读过她写林少华老师的人物专访,而这篇则记录了与林老师的相识与相遇,文字朴实又生动,似乎与林老师对话的就是读者本人。孔明珠说,她在写追忆了旧日时光的文章中流了很多眼泪。特别是那篇孔明珠怀念父亲孔另境的散文《我现在很想念你》。这是明珠偶然间得到父亲四十年前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后引发的感叹。父亲病了,不能行走了,他舍不得最小的女儿孔明珠离开,在信中陈述自己对于请保姆的求全与不安,字里行间充满了手头拮据而导致的灰心丧气,最后却不忘叮嘱小女儿“多用点钱不要紧”。“我现在很想念你”,父亲的七个字,让孔明珠心痛不已。有人说,孔明珠的写作路子与雷蒙德·卡佛接近,而孔明珠似乎也喜欢卡佛。巧了,我深爱《大教堂》的调调,不禁想到大卫·米切尔接受《巴黎评论》采访时表示,卡佛是了不起的“不玩花招”的家伙。孔明珠亦如此。感谢她把这一段光阴拿出来与我们分享。



改革开放后,国庆夫妇的生活节节高。国庆人聪明,肯学习,在上海学开车,还考出大型卡车司机驾照,开过很大的平板车。退休后,他们不仅在高桥买了复式的新房子,老宅拆迁,又分到一套非常满意的大房子。说到高兴之处,国庆连美味的大闸蟹都顾不上吃了。

话题聊到他们家养的一只鹦鹉,国庆说这只鹦鹉会“轧苗头”,看到儿子回家会学他用北京话问:“儿子,吃点啥?”看到嫂子时,会学嫂子腰疼时的“哎呦”呻吟声;最逗的是这只鹦鹉会学嫂子,用上海话叫“国庆,国庆”。有一次,他在楼上听到楼下急叫“国庆,国庆”,以为嫂子有急事呢,急急忙忙从楼上跑下才知道是鹦鹉逗他玩呢。

十日谈

今天的中秋,我和爱妻是在江西明月山山顶上度过的。今天我们怎样过节
责编:郭影 沈琦华